訂訛類編

訂譌類編卷四

仁和　杭世駿　堇浦

句譌

師武臣力

柳南隨筆云左氏宣十二年傳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蓋言師之武臣之力故下文分頂云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近時名家有截去力字用師武臣者于義殊未安

有道曾孫

書武成有道曾孫周王發言有道者之曾孫也有道指先祖今倒用曰曾孫有道則是自譽矣非

德發揚詡萬物

禮禮器德發揚詡萬物疏云言王者撫有四海宜發揚其德普徧萬物也廣韻詡普徧也大也按詡音許世有刪萬物二字只用德發揚詡復成何語

藏修息遊

禮學記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藏息以地言修遊以學言君子藏身於大學之時則修治其正業春秋禮樂冬夏詩書是也退息於燕居之際則遊玩其居學操縵博依雜服是也今皆用作藏修遊息大約以調平仄之故然非是

生民首章履帝武敏爲句歆字連下攸介攸止五字爲句故朱子叶音泩在敏字下且語類明云敏字絕俗以歆字連上非也愚案俗因朱注云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誤以敏字作遂字解故如此讀攷鄭箋云敏拇也玉篇云足大指也時文有云履武敏歆殊不成語七月篇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爲句故朱子曰章十一句否則此章十二句矣十月之交篇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字爲句故朱子曰章八句否則此章九句矣此皆人自誤讀非俗本之有訛也惟緇衣篇每章敝字還字皆當爲句昔賢所謂一言詩之祖也朱子曰章四句此四字恐是六字之訛須考宋本

詩注刪節

詩傳凡引春秋傳處今村學究刪注多不妥帖既刪去春秋傳曰等字而卽指此詩等句又不節去則文理不通矣如碩人篇注既欲刪讀止可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此詩俗學皆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亦不妥矣

絳縣人或

柳南隨筆云左氏襄三十年傳絳縣人或年長矣當以絳縣人或爲句猶云絳縣或人也此係倒字法今人或以絳縣人三字讀斷或七字連讀皆非也

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

又云昌黎祭十二郎文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

與汝女待其嫁幸其成待其嫁二語本自相對今人誤以幸其成長爲句則下句不成句法矣

不自貴重顧藉

又云昌黎柳子厚墓誌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名可立致顧藉猶顧惜也卽昌黎上鄭相公啟無一分顧藉心之語可證則顧藉二字當連上不自貴重爲句無疑

卑之無甚高論

史記張釋之傳文帝曰卑之句無甚高論句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卑下也欲令且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野客叢書亦謂卑之無甚

高論是兩句今作一句讀解作所論之卑下而不高上下文義如何聯貫坡詩論少卑之且借秦爲合本意

儒家者流

虞兆隆云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本因上文敘次諸家故復推原其流之所自出當在者字讀斷流字屬下蓋出云云爲句此流字乃源流之流今人于流字爲句則誤認流字爲流品之流恐於者字出字皆欠體會其餘諸家皆倣此愚案孟子有爲神農之言章集注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不獨誤記前漢爲史記句亦誤讀誤解流字

宋狀元詞句誤

宋吳枋宜齋野乘云今人唱五百名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羅綺柳如緜最無意義當是錯誤以第二句與第七句對換過義理方通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閒平步上青天綠袍乍著君恩重黃榜初開御墨鮮龍作馬玉爲鞭花如羅綺柳如緜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約法三章

金聖歎讀下拜登受四字一字爲一句皆妙得古人之旨楊用修讀史記高祖與父老約句法三章餅千仞云約法三章約之爲三節也觀其言曰父老苦秦苛法曰餘悉除去秦法則秦法繁多沛公特節之而爲三章耳

非相約也

書譌

尙書文侯之命

史記晉世家敘城濮戰後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又云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昭登於上布聞於下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恤朕身維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是誤以文侯爲文公也文公之受賜及受策命事皆與文侯同然文侯之命一篇自是平王錫晉文侯仇並非襄王錫重耳之詞

毛詩序

柳南隨筆云漢書河間獻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於詩序一篇既定爲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亦何以異也

易經成矩刻本

愛宜堂宦游筆記云滿洲納蘭常安履坦著易有上下經孔子十翼共十二篇古本原不相混自費直王弼以傳附經而程子從之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等皆以爲當仍其舊而朱子本義則悉遵古本今成矩將經傳并合仍刻朱子原序于首云復孔氏之舊試問矩所刻者果孔氏之舊乎如本義云彖卽文王所繫之詞傳者孔子所以釋

經之詞也後凡言傳者做此此係彖上傳注義因篇目有彖上傳三字傳者云云所以釋之也今削去彖上傳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則傳者云云何所指乎又本義云彖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詞也乃係象上條注義今削去象上傳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世人讀之往往誤指天行健之詞爲周公作皆成矩貽之謬也文言割裂亦皆如此雖取便讀者然而古十二篇之易亡矣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汪堯峯文鈔云王子底諱士祿自號西樵山人晚歲潛心六經其論僞詩傳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

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徵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眞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并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

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郎毛氏訓故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僞穿鑿牵合又好影借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

周禮

今之周禮一書漢以前只名周官江左則曰周官禮無周禮名自至李唐始名周禮

文選謬陋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

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强作解事者劉子元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三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云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于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旣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

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餘謬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朱梁不得爲正統

池北偶談云長洲朱既庭實穎作黜朱梁紀年圖論其義嚴正略云王莽不得爲新祿山不得爲燕全忠豈獨得爲梁乎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于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圖考不傳錄 ○又云益都鍾尚書龍淵先生羽正

作正統論略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帝晉元帝正而不統者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温義旣不正勢又不一不得言正又不得爲統而乃從而帝之則司馬歐陽之誤也

孔子未嘗刪詩

池北偶談云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嘗刪詩觀自衛反魯云云可見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三百篇非孔子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享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子之前其

非夫子手刪了然可見葉水心習學記言云史記言古詩三千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首案詩周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也輔廣亦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傳聞之誤其說與予見略同愚案卽四書左傳禮記等書所引可見逸者有限況是樂章安得大加刪去僅存什一哉孔穎達云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朱子亦云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鈍翁云孔子於春秋郭公夏五行文無義者皆書於冊而不之去其於小雅南陔六

詩有目無詞者亦然降而至於桑中溱洧諸篇猶班班具列決無刪去之理逸詩者或句存而亡其章或章存而亡其篇不得爲完詩故太師弗之采魯人弗之錄則孔子亦聽之而已矣

難經　炮炙　神農本草注　俞拊方

居易錄云史記佔畢一條云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二雷公一黃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戰國秦越人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類因以爲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扁鵲也宋雷斆撰炮炙三卷人多不知其名因素問有雷公爲黃帝弟子遂以炮炙爲雷公撰非也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草四卷漢志有

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三十卷皆假託耳考古者不可不知

丸方訛

宋沈括惠民藥局記且以牛黃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其用藥味寒熱訛雜殊不可曉嘗見一名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名中山芋丸當時不知緣故誤寫在此方之後

香匳集

錢遵王云沈括筆談云和凝貴後以香匳集嫁名於致光則宋人已辨之詳矣昭宗反正密勿之謀致光爲多

觀其不草韋昭範詔正所謂如今洽笑東方朔只用詼諧待漢皇也（案致光召對詩）詩以言志致光可稱卓然不拔之君子矣嗟乎致光遭唐末造金鑾前席危捋虎鬚（案致光詩集詩）中及乎投老無門託迹甌閩竟齎志以歿此豈淺夫孺子所能然耶後人但知流涙香匳無有洸發其心事者千載而下可為隕涕也○石林葉氏曰世傳香匳集江南韓熙載所為誤沈存中筆談又謂漢相和凝所為後貴惡其側豔嫁名於偓亦非也余家有唐吳融詩一集其中有和韓致堯無題三首與香匳集中無題韻正同而偓序中亦具載其事又余嘗在溫陵于偓裔孫埛處見偓親書所作詩一卷雖紙墨昏淡而字畫宛然其

裊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此可驗矣偓富于才情詞致婉麗能道人意外事固非凝所及據北夢瑣言云凝少年好爲小詞令布于汴洛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毁契丹大寇號爲曲子相公然則凝雖有集名香奩與偓同仍浮豔小詞耳安得便以今世所行香奩集爲凝作耶○愚案二說未知孰是竊意無題及裊娜多情春盡等作實係偓詩和凝欲嫁名于偓特以偓詩錯雜其閒故令眞贋莫辨亦未可知致光功業心術卓然不羣如今冷笑云云非泛然作鄙夷語也宋王應麟入元不仕晚歲自撰誌銘有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圖則司空表聖偓則致光也伯厚欽仰致光可謂至矣後人何爲

輕議乎致光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故唐天祐十一年甲戌歲是歲朱氏簒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猶書故唐官銜而不用梁年號宋景祐中麗籍奏上偓詩詔官其四世孫奕亦忠臣食報之一證也

吟窗雜錄

漁洋詩話云今世俗所傳吟窗雜錄最紕繆可笑如第一卷詩格曰魏文帝撰而有雙聲疊韻迴文之類豈建安之代已先有沈約四聲及璿璣圖詩耶

黃庭經

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經爲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檢論上清眞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

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渡江飄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案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案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禳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于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則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

陶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眞誥前殆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帖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郎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愚案老杜房公池鵝詩亦不斥言所書何經太白又有詩云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豈覺其誤而又作此歟至于陶穀跋黃庭經云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宋人如黃山谷梅聖俞呂居仁諸人詩皆承襲用之而不知其

非也白氏六帖亦然王勉夫云晉史但言道士毅何以知其劉君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仙傳拾遺謂管霄霞籠紅鵝一雙遺之請書黃庭經亦誤也○永叔云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耳

太白蜀道難

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案此則蜀道難作于明皇幸蜀之前非作于嚴武節度劍南之日嚴武傳謂武欲殺房琯杜甫李白作蜀道難以危之韋皐傳亦謂斥嚴武或又謂譏明皇幸蜀之非皆不足

據

杭本唐詩紀事錯訛

楊升菴曰余于滇南見故家收唐詩紀事鈔本甚多近見杭本十去其九陶集遺季札贊草堂詩餘書坊射利欲速售減去九十餘首兼多訛字余鈔爲拾遺辯誤一卷張籍集十二卷今止三四卷又旁取他人之作入之王維詩取王涯絕句一卷入之王涯絕句一卷在三舍人集中將誰欺乎

陶集末嘗晉所作者題年號宋所作者題甲子

復齋漫錄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

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愚統考淵明之詩有以甲子題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其後四年庚申晉禪宋則恭帝元熙二年也寧有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事耳南史淵明傳亦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但題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矣案秦少游亦有是說山谷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藝苑雌黃謂其皆惑于五臣之說也

三國志應名季漢書

池北偶談云陳壽三國志稱名三國名義乖舛代有改正其書者近世歙人謝陛少連季漢書不惟名正言順抑且文詞斐然

管子非眞管仲作

槎上老舌（明閩中陳衍撰）云子書什九僞作管子亦僞也但奇奧非東漢以後人筆管仲先桓公卒書中小稱篇乃載桓公身後之事其僞而不及檢點者也史記管仲傳幷無著書立言之語

聖教序非褚公書

柳南隨筆褚河南帖今世盛推同州聖教序而友人吳嘉樹（徵譽）嘗辨其非褚公書其說良是蓋褚公之歿在

顯慶三年而此碑書龍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沒後五年也後人因此碑未署書者姓名謬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添刻數字與碑文筆跡迥異學書者亦不可不知

江文通擬古

遯齋閒覽文選有江文通擬古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閒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皋苗生滿阡陌今此詩又在淵明集中皆誤也

晉史

又云晉史僞誕極多有甚害名教者如鄧攸挈子與兄子偕行攸恐不能兩全欲活兄子遂棄巳子其子追及

攸乃縛于道旁而去如此則攸之滅天性何足為賢謝安捷書至正與客棋還內不覺屐齒之折謂之矯情鎮物安之過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而安自若又桓溫欲害安與王坦之坦之倒執手板而安神色不變苻堅入寇獨無懼色如此之類曰矯情可乎故荆公詩云鄙哉斗筲人得失易驚怯妄言屐齒折吾欲刊史牒蓋深疾作史者之謬也

人訛

子糾是兄小白是弟

沈歸愚云左傳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注小白爲僖公庶子奉公子糾來奔杜預注子糾爲小白庶兄史記

齊世家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荀卿亦云桓公殺兄以返國管子大匡篇亦云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子糾公子小白則子糾爲小白兄明矣至宋儒程子因漢書薄昭語遂以桓公爲兄按漢書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大將軍薄昭責之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云其弟者以文帝爲厲王之兄故諱兄稱弟韋昭注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程子偶未深考以仲之輔糾本爲不義故聖人不責其死又引唐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爲害義今以兩事比之小白殺子糾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相桓公與王魏事太宗相類人臣之死不死係有君臣之分與否

不以主之長幼爲是非事兄當死事弟何必不當死夫子不絶管仲大其匡正天下之功非以管仲不死爲無傷于義也倘事弟可不死則爲弟者不日在身弑國亡之中耶此根本節目之大者不可以不辨愚案同爲吾君之子皆當盡忠歸愚之論甚正程子之論非教忠之意也其解薄昭稱弟之故千古疑團爲之頓釋可謂淥室一鐙閻若璩亦云桓公是弟

柳下惠不可稱下惠

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故曰柳下惠稱下惠者非是雖見於韓非子然不可從

左丘明

葉少蘊夢得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以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而楚語則雍子之爲也傳元亦謂國語非丘明作以一事而二文不同也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說楚事爲詳非是果是楚人何以詞意之閒多與晉而抑楚○宋丘光庭兼明書曰孔緬唐韻引風俗通云丘氏魯左丘明之後也明曰丘氏出自齊太公之後不因丘明得姓藝文志云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故春秋傳稱左氏傳豈其子孫以父祖之名而爲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郝

大夫丘弱則左氏為傳之時已有丘氏其非丘明之後也明矣風俗通之妄唐韻之疏也○鄭夾漈氏族誌魯論左丘明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也○愚案論語左丘明姓左丘而名明見鄧著作名世氏姓書國語左丘明亦姓左丘而名明但與論語之左丘明未必是一人春秋傳左丘明姓左而名丘明世傳春秋傳為盲左誤認二人為一人也語類云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是朱子以論語及傳分為二人但亦以丘明為名或尚沿誤朱竹垞謂左丘子明為孔子弟子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為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姑存以俟攷又案據竹垞說亦以左丘爲姓既係是姓且音同字異何必因師名而諱設竹垞生平所從受業或有名珠者將奈之何其說亦係臆說不加細審耳惟以傳春秋者左丘子明是孔子弟子則唐以前諸儒之論皆如是

曾西卽曾申

困學紀聞曾西趙岐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閻若璩注曰據此足證集注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愚案四書釋地云曾西

郎曾申曾元之弟曾子次子以為孫者非曝書亭集亦載王應麟說

伍子胥申包胥

居易錄云左傳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史記文亦同吳越春秋皆稱員曰伍子胥獨國語以吳嘗封子胥於申稱為申胥越絕則云越為策楯獻之於吳申胥諫曰云云越飾西施鄭旦獻之於吳申胥又諫云云吳王不聽以申胥為不忠而殺之以伍胥為申胥混淆不辨甚矣越絕之外也劉蜕有諭江陵父老文謂楚人不當祀子胥今杭州臨平有申包胥廟或謂申楚臣

不應祀吳不知皆沿越絶國語之文而致此淆譌耳蓋江陵之祠乃申包胥臨平之祠乃伍胥耳當兩正之

晉士會謚武子　兩公孫龍

汪堯峯文鈔云晉士會食采于范而武子其謚也而班固古今人表則列士會于中上列武子于上中兩公孫龍相距踰百餘年而鄭玄謂仲尼弟子即論堅白異同者

章蔓支

王伯厚云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支諫不用

斷轂而行至衞七日而夙縣亡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聚作曼友皆謬

豎子不指沛公

楊升庵云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豎子指魏晉閒人不指沛公正傷時無英雄如沛公其人也太白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亦誤會嗣宗語意元人趙東山 汸 尉氏讀阮嗣宗詩云芒碭歸雲大澤空後五百歲無英雄途窮慟哭誰知者沈湎狂言元自公得其旨矣愚案此本東坡說也東坡志林謂傷時無劉項又云嗣宗本有意於世以魏晉多故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王微　嵇叔良

楊升菴云廣文選疏謬殊甚宋王微南宋人史有其人而以王爲玉題揹曰微詠賦下書宋玉叔夜之死在阮嗣宗之前阮步兵碑係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以爲叔夜

顏洞賓

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飛劍斬黃龍皆宋人顏洞賓非純陽也豈有上眞而色慾未淨嗔惱不除者見王崇簡冬夜箋記

鍾離權

金壺字考二集云鍾離昧漢將昧音末訂譌云唐時仙

人鍾離雲房名權與呂嵒同時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今人稱漢鍾離此誤以漢字屬下因遂傳會以鍾離權為漢將鍾離眛可笑其妄漢鍾離乃地名非人名少陵元日寄妹詩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愚案宣和書譜亦謂姓鍾離名權但謂純陽於權執弟子禮恐未可信

漢壽亭侯

關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誤稱壽亭侯見冬夜箋記又金壺字考云漢壽本地名史延熙十四年費禕北屯漢壽景耀元年詔漢中兵屯漢壽是其地也今四川保甯府廣元縣

考亭

周櫟園閩小記曰世以考亭稱朱子予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案黃詩云人過小橋憑指點全家都在畫圖中按五季亂黃崇子稜隨父禮部尚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歿而葬于三桂里子稜乃築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亭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於理甚悖然文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忽當改正愚案四朝聞見錄又謂亭爲陳氏所造其後歸於先生以考亭於已無所預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說陳方事事爲一段段爲一圖揭之於亭

而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易査初白敬業堂詩注又謂文公之父韋齋先生愛建陽山水未及卜居公築考亭以承先志正取唐侍御史黃子稜之意據此則文公又自有考亭但不知初白何所本耳

巳公

居易錄云予嘗厭古今注杜詩者如劉會本須谿與其子將孫二序深契言外之意自謂如郭象注莊偶看巳公茅屋下一首引歐陽公云巳公齊巳也按齊巳唐末人豈得與子美同時以此例之古今注家訛謬可勝道耶

王渙

王渙唐末人字羣吉有惆悵詞六首才調集譌作王之渙不知之渙是開元人何以預詠霍小玉崔鶯鶯事且盛晚詩格亦大相懸絕不難辨也

李白非山東人

楊升菴云太白蜀人也見於劉全白誌銘曾南豐集序魏楊遂故宅祠記蘇頲薦西蜀人才疏及自敘書不一而足渡金門送人之羅浮杜鵑花淮南卧病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諸詩皆寓懷西蜀故鄉之意可覆按也又樂史序李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杜子美詩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

俗本倒刻作山東大明一統志遂以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爲證近於郢書燕說矣成都一士夫爲山東人作詩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東人也余引證詰之答曰且語山東人祈緯楔竇何暇核實愚案後之修志者愼勿蹈其故轍緯楔竇不可祈也

陶淵明祖出陶舍非出陶侃祖是陶茂非陶岱

閻若璩云兒子詠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不知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於周二章隱於戰國顯於漢初功臣陶舍三

章舍之子青爲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别直至晉有長沙公出案陶侃封長沙公五章實言長沙勳德六章方挽到自已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爲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别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卽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遂認作侃爲淵明曾祖果眞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爲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兹厥初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縣潯陽人淵明潯陽郡柴桑人其阯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岱爲淵明祖按晉書陶

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千里之語合岱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又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詞耶

柘枝妓非韋左司女

漁洋詩話云小說載李習之翺在潭州嫁柘枝妓事以爲韋蘇州女舒元輿詩云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古今以爲佳話而不知其汚衊賢者也按應物爲蘇州刺史在貞元之初其後又有韋夏卿在貞元十年韋顗在元和時與

習之之世差近而習之與應物固渺不相及也且韋李二集具在亦無一字相涉則蔡邕琴酒之語何竟武斷屬之左司耶李觀元賓集中有代人上韋蘇州二書每疑其暴戾恣横不類左司所爲觀與翺同元和中人皆與左司無涉此二事皆不可不辨也乾元中又有韋黄裳韋之晉大中時又有韋某誌失名所稱韋蘇州蓋不下六七人矣人但知有左司耳愚案栢枝妓事載雲谿友議中但友議是李翔非李翺漁洋不知何所本也

中宮呂太一

池北偶談云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黃鶴注云當作中官呂太一錢箋注宦官中官云云按劉肅唐世說呂太

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
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
外牒吏部云當須簡要清通何必監籬插棘又按唐會
要魏知古嘗薦洹水縣令呂太一又張嘉貞薦呂太一
及苗延嗣等時號令君四儁此又一呂太一也皆與中
官無涉愚案坡公云當作中宮元宗實錄有中宮呂太
一叛於廣南妄者以爲唐有自平官

沒骨圖是徐熙之子非徐熙

香祖筆記云宋初收江南西蜀徐熙黃筌父子皆入京
師筌畫花卉但以輕色染成不見墨跡謂之寫生熙以
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生動筌惡其軋已

言其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格更不用墨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畫花鳥者今有此兩種如近日姑蘇王武熙派也毘陵惲壽平金陵王槩筌派也二派並行不可相非惟觀其神氣何如耳愚案沈存中筆談亦謂沒骨圖是熙子但不著名號

呂冢非呂蒙

曝書亭集云半邏之南有呂冢相傳爲吳孱陵侯蒙冢也其實漢末黃巾之亂吳人許昇妻呂榮不辱於賊爲所殺縻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號義婦冢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爲蒙冢耳

女須非屈原姊

施愚山矩齋雜記云女頿爲屈原姊不知何據互相沿習按天上有須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閒使女謂之須女須者有急則須之故易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言須乃賤女及其歸也反以作娣娣者居妃之次古者國君一娶九女娣姪從之後人加女於須下猶娣姪之文本不從女後人各加女於旁也漢呂后妹樊噲妻名呂嬃蓋古人多以賤名子女祈其易養之意生女名嬃猶生男名奴耳屈所云女頿明從上文美人生端女嬃謂美人之下輩見美人遲暮輒亦無端詬厲嬋媛賣弄之態也申申所詈不一詞也丈夫不能遭遇建立致小輩揶揄亦足悲矣

碧雲詩是江淹擬湯惠休詩非惠休作

野客叢書曰遯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得與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淩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祜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為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

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為證豈止此耶

翟公非翟方進

又曰唐翁綬詩曰君看西漢翟丞相鳳沼朝辭暮爵羅是誤以翟公為翟方進矣

沈約不可稱東陽

又曰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為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為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尚

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後其履歷如是之深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耶○又曰約謚隱侯爲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成西寺土地祠碑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爲允○又曰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蓋述其意耳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却有沈瘦二字愚案約革帶移孔語卽腰瘦之意特未嘗明著其字亦在用之者善於措語耳

段干木

朱竹垞曰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於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疏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愚案呂氏春秋魏都賦之稱干木猶司馬相如之稱馬卿東方朔稱方朔諸葛亮稱葛亮不得謂司馬東方諸葛非雙姓也然古人每有此稱今人不可爲法

王珪妻杜氏

桐江詩話云西淸詩話辨王珪母姓杜非姓盧引少陵詩爲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史

氏之訛如此案指唐書列女傳少陵送重表姪王砅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子婦之婦即知王珪之妻也○野客叢書曰新唐書言母李而杜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能及者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

虬髯公非太宗

又曰趙次公曰虬髯十八九謂太宗又云有虬髯公傳誤矣虬髯公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張三郎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旣出見其英武不可及于是過海自立爲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近華山意同

許渾淩歊臺詩宋祖非指劉裕

許渾淩歊臺詩云宋祖淩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江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楊升庵謂劉裕儉素無三千歌舞事譏渾胸中無學目不觀書徐倬曰宋祖非高祖裕宋二武皆稱祖地志稱世祖孝武登此臺置離宮本紀亦載其幸南豫州者再校獵姑孰者一是嘗嗤高祖裕爲田舍翁者三千歌舞固宜有之結句云百年便作萬年計又似約略孝武後人借南苑三百年癡想檃入之以盡宋事要使寬展耳諸家駁此多未當特著之

人鮓甕門詩是山谷作

居易錄云豫章集詩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或曰李白歌羅驛詩夢中為魯直誦之葢寓言也侯鯖錄以為少游南遷作趙德麟及與黃秦遊不應有誤然此詩絕類山谷與少游不類且少游謫藤州人鮓鬼門亦非所經之路也愚案山谷集又有元明題哥羅驛竹枝詞云風黑馬嘶驢瘦嶺日黃人度鬼門關云云其為山谷作無疑

龍蛇歌

又云龍蛇歌本介子推事左傳史記呂覽並同劉向說苑乃作舟之僑又不載緜上事與新序自相矛盾尤不可解

商玲瓏是女伎鄭櫻桃是男優

白樂天集有醉歌示妓人商玲瓏詩注云杭州妓名自脞說僅云杭州歌者不明爲女優後人遂有誤認爲歌童者矣鄭櫻桃方是男優樂府集云石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妻郭氏更納清河崔氏櫻桃又譖而殺之櫻桃美麗擅寵宮掖按僮與童有别前漢衛青傳注僮者婢妾之總稱又韻會云說文童孥也僮幼也今以僮幼字作童童僕字作僮相承失也樂府集僮字誤十六國春秋云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唐樂府李頎櫻桃歌云美人姓鄭名櫻桃皆非也王弇州豔異編卷三十一男寵部載鄭櫻桃事而不厠於

妓女五部中且指摘李頎歌詞之誤甚明且晰明洪昉思公子行云春明門外酒樓高稱體新裁蜀錦袍花裏一聲歌子夜當筵脫與鄭櫻桃查初白有見白田喬侍讀家伶管六郎詩云記得送春筵畔立酒痕紅到鄭櫻桃皆用事不誤

神女賦

玉谿生詩荆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馮孟亭箋云神女賦序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云云王曰

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按高唐賦先追賦懷王事末云王將欲見之必先齋戒是謂襄王欲見之也神女賦王果與神女遇蒙上文來玉先問其夢若何者問王所夢爲何事也王告以見一婦人而恍若復見所夢玉乃重問狀何加也而王重答之旣畢王又曰若此盛矣試爲賦之其又加王曰二字者正以見色之盛而嵩命其極意形容也經書中頗多此例乃沈存中筆談謂是宋玉夢神女玉與王字倒書之耳至張鳳翼刊文選遂刻爲玉夢大可怪矣西谿叢語亦同其說朱長孺采之以疏原無夢句故附辨其詳惟朱日宋玉假夢爲詞卽懷王亦豈眞有夢乎斯言則圓通矣程午橋又

疑夢皆是懷王而自古誤作襄王亦疏也○菊坡叢話云謝疊山巫山神女本是說夢後人多以爲實愚案高唐賦是宋玉託言寓諷觀結段云開賢聖輔不逮已明露求賢自輔矣詩人當實事用亦未得宋玉諷諫本旨又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云云所謂先王指懷王也

三娘子

也是翁初學集詩注及橫雲山人明史稾三娘子俺答外孫女初白詩序據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謂俺答長女非是下又云俺答死其舅黃台吉烝而配之黃台吉俺答長子故於三娘子爲舅又休屠匈奴王號休音朽

屠音除初白題三娘子圖絶句別移部帳事休屠押入虞韻皆讀本音亦非

不識撐犂孤塗是皇甫謐

說略云野客叢書引緗素雜記云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犂枚皋屬文徒自成於劇敏沈元用啟讀撐犂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尙慚寡學陸機不識撐犂事竟不知載何書及見元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犂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犂天子也匈奴號撐犂猶漢人言天子也于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犂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應別有所據耳

案杜氏通典云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然則言撐犂天子者得其語而猶未詳也

東坡用事誤記人名安樂公主　張麗華　馬援　長桑君　王僧綽

東坡次韻景文聽琵琶詩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鬭東昏百草鬚以安樂公主爲東昏侯號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以張貴妃名麗華誤爲潘麗華立春日與李端叔詩丞掾頗哀亮以馬援爲諸葛亮次韻錢舍人病起詩何如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以長桑君爲太倉公和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詩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蠍鳳戲僧虔以僧綽爲僧虔以上俱見漁隱叢話

狂司馬是謝奕

東坡重九以病不赴述古會詩月入秋帷病枕涼霜飛夜簟故衾香可憐吹帽狂司馬空對親舂老孟光吹帽係孟嘉事嘉爲桓溫參軍非司馬也謝奕傳桓溫辟奕爲安西司馬奕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是狂司馬係謝奕也公偶誤記耳

求安心是二祖

東坡海會寺清心堂詩南郭子綦初喪我西來達磨去聲尚求心傳鐙錄二祖謂達磨曰我心未安請師安心達磨曰將心與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

與汝安心竟是求安係二祖非達磨也

珠還合浦是孟嘗

方諤詩珠還合浦孟嘗君愚案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以孟嘗爲田文之孟嘗君誤矣

白首爲郎三葉不遇是顏駟

野客叢書云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爲馮唐用如白氏六帖云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

文疏卜式何少弃馮唐楊巨源詩劉孝標辨命論左太沖詠史詩楊炯渾天賦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爲馮唐用也東坡詩曰爲是先帝白髮郎李注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尤爲可笑愚案王勃滕王閣序馮唐易老亦屬沿誤天祿識餘又作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貴老而臣儒陛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爲郎而莫能去也句法又不同俟攷

敖陶孫

金壺字考云書影云宋季敖陶孫字器之嘗作詩譏韓侂胄坐斥著有詩評楊用修引入丹鉛錄題曰孫器之

評不知敖姓誤為孫姓也敖實問之福清人今後裔繁盛

沈宋

金壺字考二集云韻瑞宋之問傳魏建安後江左詩律至沈約宋之問又加靡麗號為沈宋按此說未的新唐書沈佺期傳云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尤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蘇李謂蘇武李陵沈宋謂沈佺期宋之問也

桀好琬琰是二女名

王伯厚云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注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美玉非按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斵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童烏

野客叢書曰舊說謂子雲之子小名童烏有一老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爲句烏逦乎字作嗚呼字讀謂歎聲也似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之才年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是童烏爲子雲之子小名

衛康叔非謚法

康叔武王同母弟名封塾師皆以康爲謚法余幼讀史記衛世家但知成王時旣誅管蔡乃以武庚之地封康叔於衛又讀康誥蔡注力辨康叔乃武王所封若成王不應稱叔爲小子若周公之誥不應於康叔前稱武王爲寡兄其說甚善然竊疑康叔之封在武王時何緣以謚法名篇及玩史記世家注康叔從康徙封衛竊意武王始封之國名康後成王徙封改名曰衛則康誥是武王封叔於康時所誥故曰康誥從其國也然未敢據臆見以爲是今讀四書釋地云康誥康字孔安國以爲圻内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當時旣有誥輒有篇名豈待

身後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二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據此乃信特康叔旣改封衛何史記仍稱康叔卒且其子尙稱康伯則又不可曉矣

虞幕

國語中魯語鄭語皆以虞幕爲舜後虞思而左傳昭公八年史趙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以明德王伯厚云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閻若璩云金仁山前編亦辨舜出於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之說頗悉

微仲

四書釋地續云微畿內國名孔安國亦云嘗思微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即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長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證一班固古今表于微子下注曰紂兄宋微仲下注曰啟子其證二啟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並封於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仲伯之字也愚案檀弓注微子之弟非是

孫臏非名臏　黥布非姓黥

堅瓠集云齊將孫臏名逸不可考臏非名也孫足爲龐涓所斷故稱爲孫臏臏乃肉刑去膝蓋骨之名明世宗時有裨將名孫繼臏又有名孫希臏者甚爲可笑漢淮南王黥布姓英黥非姓也布嘗坐法黥故曰黥布黥乃墨刑在面之名韻會以黥爲姓誤矣

牛金

又云晉宣帝因以牛繼馬之讖深忌牛姓者乃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宣帝先飲其佳者而以鴆酒毒死其將牛金迨恭王妃夏侯氏私通小吏牛某生元帝非牛金也通鑑失攷誤書牛金遂成千古之枉

李易安是趙挺之婦非趙抃婦

又云漁隱叢話趙明誠清獻公閲道抃子妻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李格非之女工詩詞有漱玉集三卷行世明誠卒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易安與綦汝厚啟有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傳者笑之按氏族大全亦以明誠爲清獻子觀東坡清獻公神道碑載二子曰屼曰岘並無明誠葉文莊盛水東日記明誠趙挺之子曹以寧安讕言長語易安趙挺之子德夫之內堯山堂外紀抃謚清獻挺之亦謚清憲故有此誤傳挺之附媚蔡京致位權要或有此失節之婦若爲清獻子婦豈宜以桑榆晚景再適非類爲天下笑耶

阮詩趙李是趙季李款

天祿識餘云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固爲說夢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與微行者亦非也按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桀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小臣趙李豈阮之所謂輕薄耶

花蘂夫人是徐氏非費氏

又云蜀主孟昶納徐匡璋之女後主嬖之拜爲貴妃號花蘂夫人后山詩話謂其姓費誤也

莊子陵

嚴子陵本姓莊因漢明帝諱莊故稱爲嚴以莊嚴同意也三國時便應改正傳誤至今信定子陵姓嚴矣當時加足帝腹上何嘗有姓嚴之人

元宗時道士非葉靜能

因話錄道士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有道術者乃法善也有人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誤矣

褚先生非褚大

孔子雜說或疑褚先生爲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爲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閒人也武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爲漢博士

訂譌類編卷四

訂譌類編卷五

仁和　杭世駿　堇浦

天文譌

蔚藍天

杜少陵到金華山觀詩上有蔚藍天錢牧齋箋云度人經云鬱藍玉明天陸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詩云云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老杜而失之也愚案錢箋則蔚當讀如鬱考蔚音畏牡蒿其花紫赤色藍染草有三種蓼藍染綠大藍染淺碧槐藍染青蔚藍天恐是言天之色如蔚藍猶坡詩所云卵色天非

以是隱代天字也故經語杜詩皆仍用天字不只云蔚藍則韓句亦未爲失明龔文介公鼐蘭谿望金華山水云靈異果應仙路近始知此是蔚藍天因山與梓州山同名故借用耳

日行春西陸秋東陸月行春東從秋西從

左傳日在北陸而藏冰杜注陸道也北陸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朝覿而出之杜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朝覿謂春分之中奎宿朝見東方。陳言揚曰杜注夏十二月言夏正之十二月夏三月言夏正之三月即季冬季春也二十八宿日行所躔之次舍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北方七宿奎婁胃

昴畢觜參爲西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爲南方七宿杜注日在昴畢言日躔西方宿之昴畢故云西陸也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言春分爲春令之中西方宿之奎朝見東方故云西陸朝覿也西方宿之奎既春分朝見東方則此時東方日出必躔此西方之宿萬無隔遠別躔東方七宿之理孔疏言奎朝見東方日躔婁宿是也是夏正之春日在西陸不在東陸也故秋行東陸理亦猶是且月令孟春之月日在北方宿之營室而仲春季春日在奎胃乃從孟春之北陸漸躔於西方宿之奎胃與杜注夏正三月之日在昴畢同爲西方之宿可見春時日在西陸也孟秋日在南方宿之翼而仲秋季秋

之在角房乃東方宿可見秋時日在東陸也冬之北陸夏之南陸亦猶是也否則冬時日軌在南何反云北陸夏時日軌在北何反云南陸耶此以上正春東陸秋西陸日行之誤○又云前漢書天文志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事一決於房之中道案即黃道合青赤白黑各二爲九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按漢書言月行有青白黑赤道其言出黃道之東西南北不言在東西南北列宿之道蓋以月離別于日躔故也其東西南北從黃道而分春則東從秋則西從月之異于日者如此

唐類函歲時部東陸謂春夏南陸西陸謂秋冬北陸本續漢書此蓋誤以月之東從西從爲東陸西陸因誤以月之立春春分東從青道者改爲春日東陸以月之立秋秋分西從白道者改爲秋日西陸不知誤起於司馬彪耶抑後人金根之誤改耶以上正月之東從西從作東陸西陸之訛○又云潛確類書春部漢書月立春春分行東方青道曰東陸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黑道曰北陸分則同道至則相遇唐類函同案前後漢書並無此文蓋卽前漢天文志約略改竄遂誤以日之東南西北陸加之於月而唐類函之誤在日潛確之誤幷在於月矣以上亦正月行言東陸西陸之訛○又

云類書纂要時令門春日青道日東陸夏日赤道日南陸秋日白道日西陸冬日黑道日北陸案此不但以春爲東陸秋爲西陸又不但以月之青白赤黑道誤爲東西南北陸且以青白赤黑道與東西南北陸俱配爲春夏秋冬之日躔而月行又增青白赤黑道之誤矣蓋不看潛確所引漢書以月字貫下遂幷作日道也（以上見月行有九道日行止中道以月行作日道之訛）○又云恆星麗天左旋一日一周日行每不及天一度積九十日而差週天四分之一故冬躔北陸春必西陸也自唐類函引續漢書有春東陸秋西陸之誤而沿誤至今矣按左傳西陸朝覿則與東陸之角亢相距一百八十餘度此時朝日方昇卽躔朝

覲之奎婁而奎婁爲西方之宿春行西陸無可疑也而秋西陸之誤可例推矣蓋誤以春爲東方木秋爲西方金遂以春爲東陸秋爲西陸不知於日行所次循環之宿相去懸絶也今時憲厤以正月日躔娵訾之次爲亥亥屬北陸之末二月日躔降婁之次爲戌三月日躔大梁之次爲酉戌酉在西非西陸而何七月日躔鶉尾之次爲巳巳屬南陸之末八月日躔壽星之次爲辰九月日躔大火之次爲卯辰卯在東非東陸而何此古今不易之恆軌也所可笑者一誤於唐類函之引後漢書而春秋之東西陸誤然猶止日之躔次也再誤於潛確之引漢書而月行有東西南北陸則誤并及於月三惧於

梁谿所刻纂要幷合東西南北陸青白赤黑道俱配春夏秋冬而日之躔次又有青白赤黑道而無所不誤矣豈知左氏月令有文義有躔次千古不可改易以正羣誤不啻離照信乎六經之在古今如日中天也

日南長至

朱桐川云後漢律麻志日道發南去極彌遠遠長乃極冬乃至焉孝經說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生三者日行南至至字之義如此月令章句曰冬至之爲極有三意晝漏極短去極極遠晷影極長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極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鐘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慶又皆言冬至晷影長

也考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案此日南日北言地在日之南日之北非中也）又馮相氏冬夏致日注冬至景長丈三尺山堂考索云日南至在子二十一度去極百五十度故景最長又云傳不日冬至而日日南至極于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此以知其南至則所謂日南長至者以景言也故唐獨孤鉉日南長至詩云輪輝猶惜短圭景此偏長可爲經義佐證自宋儒解郊特牲迎長日之至句爲冬至日短極而漸舒而長至之說始變歲時記云晉魏閒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杜詩刺繡五紋添弱線本此以爲冬至後晝漏漸長則可謂日長至

是長日漸至長至之義殊不然也愚案桐川解長至之義援據甚正但以宋儒解郊特牲句爲非則亦不必若必以晷景之長爲解則月令仲冬之月何又云日短至乎郊特牲之文言來日之漸長月令之文言此日之極短周禮之文言圭影之極長唐獨孤詩題是日南長至有南字在自以圭影極長之說爲得蓋圭影長者由于日之極南不脫題中南字而日字亦作日月之日不作時日之日解矣然日極南而圭景極長則此日不極短乎來日不漸長乎于理原自可通何必是此而非彼論古貴得其平不詭于理不悖于古無不可從膠柱鼓瑟甚無謂也

河鼓即黃姑與牽牛織女不同

香祖筆記云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即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遥相望則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據愚案史記天文志謂河鼓星在牽牛織女之旁則河鼓牽牛不得混而爲一○潘子眞詩話黃姑即河鼓亦猶桑落之轉爲索郎也

七夕牛女相會不足信

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案史記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閒世俗因傅會爲渡河之說媟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塡河成橋而

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以此爲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于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案齊諧記亦載渡河事藝苑雌黃辨其無此事亦引杜詩正之杜公贈往吾傅立擬天問亦謂此出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又歲時記引緯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此說更屬無稽

月爲常儀

蓼蕉詩話云李義山詩云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誠爲絶唱楊道孚極愛賞之然窮理君子於所謂嫦娥者不得不辨按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車占星故世之人因以羲和稱日常儀稱月儀字音娥也周官注云儀俄二字古皆音娥毛詩菁菁者莪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句柏舟以實惟我儀叶在彼中河句若太玄又以各尊其儀與不偏不頗句叶漢碑凡蓼莪皆作蓼俄字反覆參論則知常儀之儀字本旨作娥後世因音之同又以月爲太陰女象也沿此于二字各加以女旁遂呼爲嫦娥其說始於劉安怪誕之書成於許愼附會之注至張衡作靈憲論轉相引證隋唐以後

騷人墨客類多借事托意而羿妻奔月之說竟莫解矣於乎謬哉愚案說本學齋占畢明顧起元說略中載此又云攷通鑑前編常儀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故也

青女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曰高青女尙橫陳橫陳事見相如賦及楞嚴經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乃爲盡理

客星

居易錄云海寧朱一是近修作嚴子陵論云客星凶象也其數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星曰温星周伯主喪者也老子主饑者也王蓬絮主兵者也國星主疾者也温星主暴骸者也皆天道之至不祥而謂子陵當之可乎又按建武三十一年十月客星見後二年光武崩此豈亦因子陵致乎自後明帝順帝星三見章帝一見和帝五見靈帝再見史占或主喪或主兵其他不勝紀總之驗無子陵之類後人信之謂子陵爲客星云云其說新異而甚有理然是襲桑民懌客星亭記耳其他史論十篇亦多快論

月中無桂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代人世人謂及第人爲折月桂者明曰昔者郄詵射策登第天子問之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以爲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今人謂爲折月桂何其謬歟且月中無地安得有桂蓋以地影入於月中似樹影耳

地理訛 附室宇

廣陵曲江卽浙江

曝書亭集云錢唐江干有廣陵廟其來古矣乙未三月將之越中問渡展謁廟下按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世疑廣陵國爲揚州府治然元季錢思復試羅刹江賦證曲江卽浙江楊廉夫趨之時號曲江處士而曾

子固撰越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山胥母之埸疑義可析因賦絶句紀之云昔聞江月松風客賦證錢唐是曲江不見郊關廣陵廟靈風長拂舊旌幢江月松風者思復自題其集名也愚案唐張九齡曲江人號曲江公此廣東韶州府之曲江縣也唐新進士賜宴曲江池漢武帝所造卽宜春苑在今陝西西安府卽司馬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隑洲是也又陝西華州西南有小曲江卽少陵爲州司功時所遊者也又江西豐城縣東北亦有曲江形如半月枚乘七發之曲江定卽今之浙江亦名羅刹江曲與折義相通也

南嶽止二處

野客叢書曰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江今土俗皆號爲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灊山爲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卽漢武登灊天柱山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卽廬之南嶽非有異也廬州古廬子國卽春秋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灊縣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謂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耶

丹陽雷澤胥山匡山雲夢謝陽

又曰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

端楚之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　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爲舜漁之所　子胥之胥山在嘉興之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爲子胥之山　李白讀書于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爲白讀書之所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　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於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爲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即高祖封項纏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

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丹陽有數處

又云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阜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晉移郡治于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于宛陵置丹陽郡

隋于丹州置丹陽郡唐于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封誤矣

夷齊之首陽在洛陽

又曰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爲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論語注非也

殷洪喬投書石頭在金陵

又云石頭有二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案二句孔明語）王處仲蘇峻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郎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水中　吳曾漫錄

謂傳言去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然豫章有投書渚後人意之耳

莫愁在竟陵之石城

又曰石城有二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郎左思所謂戎車次于石城者也在竟陵者卽莫愁所居之城也（案莫愁樂云莫愁石城西）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用（案周美成西湖一闋專詠金陵有莫愁艇子曾繫句）無乃誤乎愚案盧莫愁曲云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則在楚無疑且金陵止有石頭城並無石城而石頭城下有莫愁湖容齋隨筆謂因石城與石頭城而訛耳叢書謂有兩石城亦非也案莫愁樂云莫愁石城西周美成詠金陵詞云莫愁艇子

曾繫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洛陽女兒名莫愁程午橋云非果有三女子皆名莫愁意其初必有名莫愁者後遂爲女子之通稱如謝女蕭娘之類卽男子中檀郎蕭郎之類耳韋莊詩云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無忌並無西園公子事跡可知皆假借語

張志和西塞在霅川

又曰西塞有二一在霅川一在武昌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閒又志和詞中有霅谿灣裡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在武昌者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

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誤矣

揚州廣陵非一地

又曰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晉皆屬徐州至東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青兗徐爲一鎭至宋乃爲南兗州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隋唐始爲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多失於不契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爲古揚州之地如韓臯謂諸葛誕等爲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知廣陵是時未爲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黃相公冢大觀圖經謂黃霸

家蓋嘗爲揚州刺史也不知是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注博物志謂淮南王安得道輕舉今維揚馬跡尚存不知漢之淮南正非今之維揚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焉當時改名江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廣也

吳會是兩地

范成大吳郡志世多稱吳門爲吳會自唐已然此殊未穩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地名冠于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吳會稽爲二郡後世摘二地通稱吳會莊子釋文浙江注云今在餘杭郡後漢

以爲吳會分界其言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隱於剡山齊太祖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愚案據此則會讀古外切不讀黃外切音亦誤讀王勃滕王閣序以吳會對長安亦沿俗誤

嘉興是越地

香祖筆記云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乃爲越地故唐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按此釋處默聖果寺句後山詩話云吳僧錢塘白塔院詩予讀吳越春秋闔閭五年吳南伐越破檇李左傳史記亦然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然則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唐詩云云非也案漢順帝分會稽之半爲吳郡孫皓時分吳

郡爲吳興郡兼杭秀睦之地則嘉興正隸吳郡但唐詩以越對言則指春秋之吳越非指後漢之吳郡於地理未深考矣

新塍　半邏　射襄橋

曝書亭集云宋曾公監秀州新塍酒稅今作新城誤○又云劉長卿詩半邏鶯滿樹今譌爲半路○又云城北王江涇有射襄橋俗譌爲壽香橋卽射襄城故阯案此三地名俱在嘉郡治

西陵

金壺字考云吳越備史西陵卽今西興錢王渡江以陵非吉語因易之俗徑稱錢唐爲西陵非也

白隄不在西湖

又云咸淳臨安志無白公隄所謂白公築之隄在上湖與下湖相隔處公自著錢唐湖石記可證今人所指之白隄卽白詩所云綠楊陰裏白沙隄白公前已有之

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

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范元寔云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當改劍門山沈存中云峨眉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

濟南龍山

漁洋詩話云東坡濟南詩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谿女時作陽關腸斷聲亦小秦

王調也注蘇者誤以爲孟嘉落帽之龍山不思彼在姑孰與濟南何涉注家可笑如此

蕭何封酇侯

說略云蕭何封酇侯今世家作酇侯字相似之誤也酇七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按酇在沛酇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眞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酇疑未深攷也

禹穴在蜀

又云司馬子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

不知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臼者當之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明巡撫儀封劉達夫脩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

秦始皇封五大夫松在泰山

愛宜堂宦遊筆記云（本朝常安著）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爲松今浙江紹興上虞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于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閒王十朋爲郡幕官采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

有楓挺十丈松封五夫之句疏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爲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在泰山非在會稽也會稽志載秦望山有封松爲大夫處亦後人之誤愚案此全本宋許觀東齋記事之説至五大夫之義或謂五大夫是秦時第九爵名非五株松或謂係封五株松非一株封五大夫野客叢書從之唐陸贄詩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庾信終南詩已曰山封五樹松似以五株松爲是

如皋地名始于晉

野客叢書曰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皋閒射雉歸來

何以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而美御以如皋如訓往也非地名曰如皋坡誤用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皋爲地名用又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皋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皋路能將巧笑回知此誤非始于坡

地名不得割取一字

顧寧人救文格論云地名必全用惟如登萊（山東登州萊州）溫台（浙江溫州台州）則可如宛大（順天宛平大興二縣）上江（江南上元江寧二縣）則不通矣

三戸是地名

李義山楚厲詩云但使故鄉三戸在綵絲誰惜懼長蛟

馮孟亭注云左傳哀公四年以畀楚師于三戶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史記項羽本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索隱曰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二說皆非左氏云云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秦遂亡按三戶自以地名爲正而此詩仍用三姓之義

地名語訛

野客叢書曰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爲樂蟠華州東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關後訛爲潼關鎮戎軍有笄頭山隗囂使王景

略塞雞頭道卽此也後訛爲訮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臧地也後訛爲姑臧婺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采藥之所後訛爲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後訛爲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儼州石樓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愚案如黃公灘訛爲惶恐灘呂榮冢訛爲呂蒙冢新塍訛爲新城半邏訛爲半路射襄橋訛爲壽香橋澎浪磯訛爲彭郎磯詩人改地名以就己意俗人以同聲而易他字種種錯謬不可枚舉

陰陽里

居易錄云郡國志臨淄縣東有陰陽里卽諸葛武侯梁甫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陰陽里云云今樂府作蕩陰非是

項羽起江東卽今蘇州非浙江之東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爲浙江之東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卽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羽之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殷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幷天下

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爲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即今蘇州也羽殺殷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赤壁有二周瑜破曹操處在嘉魚非黃州

堅瓠集云曹操入荆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操軍大敗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案今蒲圻嘉魚皆屬武昌府）黃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案夏口今漢口武昌今武昌縣）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蓋亦疑之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日闕賊起旁郡作詩云齊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磯頭水倒流此地能

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是直以齊安赤壁爲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又山西霍州亦有赤壁

○筠廊偶筆云輿圖攷載楚中赤壁有二一在嘉魚一在黃州嘉魚乃周瑜破曹操處蘇子瞻以黃州赤嶂山爲赤壁謬也

棗林雜俎（海寧談遷孺木著）古赤壁嘉魚縣北六七十里赭石雄峙卽周瑜破曹操處樵豎時得遺鏃沙礫間北岸烏林曹所戍守也懸岸鑱額蘇子瞻署之曰赤壁其左就湮僅見與弟字嘉靖辛亥華亭莫如忠登其上記曰長公于鑱石稱與弟云者固嘗偕子由來表赤壁所在章矣而賦作于黃州要以卽事寓言不害爲倩之所託俟

好古者之自定也

鳥鼠山非一鳥一鼠其爲雌雄

天祿識餘云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穎達曰一鳥一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蔡仲默以爲不經岳季方成莊退見鳥頂出毛角處缺脣似兔蓬尾似鼬彼此相狎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鳥曰本周兔形似雀色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雀鼠秋愚案此說有理鳥鼠是一物而非二物

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

白樂天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范元實云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

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爲飛霜愚案長安志分長生爲備齋祀之殿飛霜爲奉御寢之殿而程午橋義山詩箋云案通鑑考異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之寢殿也肅宗末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香山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之寢殿也據此則義山所謂平明每幸長生殿者但知爲離宮別館而與晨夕寢處之典故未曾分明竟不知其專爲寢殿也香山以夜半無人爲言則合矣若長安志云以備齋祀則不當平明每幸之矣范元寶之論亦非是　馮孟亭玉谿詩注曰舊書紀天寶元年十月華清宮新成長生殿名曰集靈臺以祀天神

津陽門詩注謂齋殿也有事於朝元閣即御長生殿以沐浴則齋祀之說爲是非寢殿也七月七日之私誓爲焚香乞巧之時亦祀雙星也故妃後爲方士述之

飛燕不居昭陽

復齋漫錄云前漢趙飛燕既立爲皇后寵少衰女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愚案三輔黃圖云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爲婕好太白本此李義山華清宮詩亦云朝元閣迥羽衣新首按昭陽第一人

攷歲歲單非歲盡

王伯厚云豳風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愚案自去歲十月三月算到今年十月三月已滿一歲故皆云歲

清和是二月

說詩晬語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案指司馬温公）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愚案氣清猶蘭亭謂

天朗氣清非春日常景也卽氣清當二月尙未的切況四月乎白香山首夏遊開元觀詩清和四月初樹木正華滋已屬誤用至宋楊誠齋三月二十七日詩云只餘三日便清和元人白珽并以清和爲題而所賦皆是夏景尤爲可笑如東坡清明日和陶郭主簿云良辰非虛名清和盈我襟方無語病

側寒用于春日

側寒側不正也春日不宜寒故曰側寒若冬日而寒何不正之有前人皆用于春日唐詩云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詩云側側輕寒翦翦風又許奕詞云玉樓十二春寒側此只用一側字又在句末尤健而警呂聖求詞

云側寒斜雨對用亦工緻

古時雨水在驚蟄後

說略云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則雨水宜爲二月節疏云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劉歆作三統厤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祝子經云唐一行改驚蟄在雨水之後又周禮考工記注啟蟄正月中太元卦氣舊圖于雨水下注云律夾鍾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一行所改也愚案諺云未蟄先蟄人喫獸食言未至驚蟄而先雷則年不登也然我生以後雨水前後聞雷十年而七八亦未盡見凶荒閱此乃知今厤之非古也

紀歲不用甲乙子丑

顧寧人救文格論云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閼逢以下十名案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元黓癸曰昭陽困敦以下十二名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後人遂謂甲子歲乙丑歲非古也自漢以前無用者楚詞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寅日生也愚案今惟祭壽文猶存古制本朝朱竹垞曝書亭集紀年亦猶行古之道也

亭午

李白贈杜甫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杜甫晨雨詩𪋻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午皆用于日不用于夜梁文帝纂要日在午日亭午孫綽遊天臺山賦義和亭午高注亭至也午日中也一曰亭午即直午之義梁亭直也正也又至也日至午時必直必正故日言亭午又言卓午卓高也立也義與亭字無甚異若月在夜不値午時唐黃頗明月照高樓詩卓午收全影斜懸轉半明似不合或云午以位言不以時言似亦可通然黃詩以斜懸對卓午則卓午只作直義解午字無直義也以時以位虛實皆不稱韋莊憶昔詩午夜清歌月滿樓唐仲言注午夜猶半夜也然午字亦無半義李賀七夕

詩羅幃午夜愁亦屬沿誤惟少陵詩五夜漏聲催曉箭不用午字

端五

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書端午其義無取予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作午字見負暄錄

明皇幸驪山非暑月

杜牧華淸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遯齋閒覽云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支盛暑方熟牧詩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世代訛

文王是穆武王是昭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言管蔡以下十六國皆文王子爲昭邗晉四國皆武王子爲穆非謂文是昭武是穆也人誤解文昭武穆二句遂沿誤至今無有指其非者蓋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于周爲穆穆生昭故文王之子是昭武王于周爲昭昭生穆故武王之子是穆書曰乃穆考文王詩曰率見昭考文曰率是昭考皆祭武王廟詩也詩書昭著若此何俗之不悟耶

正始是魏國年號

正始魏齊王芳年號晉人尚清談故王敦稱衛玠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見晉書衛玠傳人以之評詩文往往比擬不倫胡武平以對奪朱王季海以對載籍皆誤解正始二字故也高菊磵竹樓詩云一記自能追正始三閒誰與續咸平用得最台

周自后稷至文王不止十五世

說略云禹爲夏契之後爲商稷之後爲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世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近是至敘稷十五世而至文王中閒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

世疏脫甚矣不啻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婁敬言周自后稷封邰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去稷已十餘世夏書紀帝世系云帝俊生稷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爲田祖帝俊帝嚳之名也稷後既有台璽叔均則不啻不得爲稷子明矣第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世本史記所爲据者安知所爲興者不爲公劉也耶卽稽世本不啻而下至季歷已十有七世矣何謂十五世哉

年號不得割取一字

救文格論云年號必全書無割取一字者宋始有熙豐政宣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用上一字惟元豐元祐

無別故用下一字本朝文人有稱成弘慶厤者此承宋人之失也案呂種玉言鯖內亦論之

鬼神訛

劉宰爲蝗神

居易錄云舊說江以南無蝗蝻近時始有之俗祀南宋劉漫塘宰爲蝗神劉金壇人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爲災俗呼莽將殊爲不經案趙樞密蔡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洛文藝過漢唐不知身後何以矯誣如此亦如江河閒祀張睢陽作青面鬼之類也

湘靈是水神

朱桐川云楚詞遠遊篇云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

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注云美堯二女助成化百川之神皆謠歌也按此則湘靈指水神不得以堯二女當之湘靈爲二女與上文二女御句重複未合然當時試詩案唐省試有湘靈鼓瑟題皆曰帝女曰二妃蓋因湘夫人之稱致誤也○日知錄湘君湘夫人並非舜妃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湘妃是舜妃猶禹之聖姑也愚案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注謂堯次女女英舜次妃也韓子以爲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攷史記舜崩于蒼梧之野注引禮記曰二妃不從禮蓋言三妃也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癸比疏云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曰宵明燭光三妃後皆

不從舜之葬

洛神是託詞

洛神賦是子建不得于君因濟洛而作此託詞宓妃之難合冀幸文帝之感悟猶屈子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意也何屺瞻云然甚是感甄之說殊屬無稽

烏鬼

少陵夔州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漫叟詩話以猪爲烏鬼謂川人呼猪則作烏鬼聲蔡寬夫詩話以烏野神爲烏鬼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則賽烏鬼蓋巴楚間嘗有捕得殺人祭鬼者問其神名曰烏野七頭神養字乃賽字之訛冷

齋以烏蠻鬼爲烏鬼夢谿筆談緗素雜記以鸕鷀爲烏鬼鸕鷀亦謂魚虎漁人畜以捕魚漁隱叢話從筆談緗素之說古今聚訟迄無定見竊以呼猪之說固無可據鸕鷀之說不獨蜀人何所謂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乎烏蠻之說尚未明確惟蔡寬夫烏野七頭神養字爲養字之論理有可憑元詩亦有援證且與上異俗二句亦一氣貫注其說較長

訂訛類編卷五